



中學組

得獎作品



潘莉翎

靜聽我心聲——風雨中，我的獨白！

下雨了，我如常地拿著一把發黃的小傘，從校門穿入密密細雨簾中，緩步行走。小雨踏過路旁大樹上稠密的綠葉，嘩啦嘩啦地散落在我茫茫的背影上，再從我的腳邊綻出一條條魚尾紋，蕩出輕輕的漣漪，透過雨傘下半遮半露的張望，我祇看到一片淒茫的世界。

雨，真大，乾燥的地面一會兒就堆滿了積水。雨聲由「沙沙沙」變成了「刷刷刷」，雨絲由斷而連、細而粗，越下越大，四周都模糊了……而我就像一隻迷路的小綿羊，急著找避難所。

一道閃電突然劃破長空，勾起了地下如碎鏡的回憶。

雨聲，我聽不見；雷聲再響，我也聽不到——我祇看到觸目驚心的閃電，像是天賜給我的詛咒——深度失聰殘酷地伴着一個小生命來到這個世界。幸而，我在母親的守護下，不知幾經多少寒冬，才能牙牙學語，後又東奔西撲為求入讀主流學校。

孩童時代，最不喜愛同伴對我耳上的「人工耳蝸」指指點點，更討厭同學給我改的花名——「燦妹」。唯向母親一一申訴，才能讓我心中小小的浪翻平息過來。自此，母親的懷抱便成為了最好的避風港，也是黑暗中的明燈。

時間像風一般飄遠，不知不覺，我已升讀中一了，我牽著母親的手來到我「第一志願的中學」。從那天起，我不知為何學懂了「喜怒不形於色」，背後的原因並不是怕母親的責罵，而是怕她擔憂。那一張不變的「笑容」，一掛便四年多，同時我的咀巴也學會了石頭的生存之道，沈默、篩選、噤聲……

「終究一日，東窗事發」。

中二學期末，老師認為同學們已適應了英語教學，便加快教學進度，滔滔不絕、連珠炮發地吐出一口流利英語。縱使坐在前排，我也覺得有點兒吃不消，因為愈聽愈快，愈追愈難。聽，聽不清；看，看不及……結果，我迷惘了。耳朵封閉了，腦袋順勢告訴我：「不必追了！你追不來的了！」

一向重視成績的我四處張羅同學的筆記，祇可惜不知是否我人緣不好，同學們竟連聲拒絕，還冷冷地說：「你又不是聽不到，為何抄不到呢？」有的則恐防我有吸乾他們知識之魔法，成績會超越他們故連聲拒絕。唉！我真的不是想做「知識小偷」……我甚至連開口辯解的勇氣也沒有。

上課鐘聲再次響起，我扁扁嘴兒回到座位，悶悶不樂地低頭溫習下一課的英文默書。簿翻開了，我昂頭一看，唉！又是如此，老師總是忘記把書本略放下一些，好讓我看清她的唇讀。不管了！體諒她工作繁忙，我祇好猶如小偷般左移右靠地窺看老師的口形。書默完了，成績天曉得，祇知簿上多處空白。

那天下雨了，我如常打著雨傘從學校後門步出風雨飄搖的街上，我孑然一身，不知何處是歸所！不敢回家，怕的是被母親發現。淚水祇能無助地簌簌流下，我祇好蜷縮在街道的一隅，抽噎著。那刻，我真的想大叫一聲：「為何上天對我如此不公平？偏偏不降福給我，偏偏要我受苦。為何不讓我聽見世上美好的聲音，做個正常的普通人呢？」

在模糊的淚水裏，一把熟悉的歡笑聲在我的耳邊迴蕩……那不是何睿知嗎？小學時，我倆因獲頒「十大奮進兒童」，免費前往北京交流，這個患有嚴重視障的「開心果」為我們的旅程添上了無限歡笑。如今，我們街角重逢，從寒喧間，聽了不少他的校園樂事。原來校園生活是這麼快樂的嗎？聽障蒙蔽了我的耳朵，還是蒙蔽了我的心？

這一小段的相聚突然洗滌了我久被風塵蒙上的心坎，我告訴自己，我要重新站起來——我要道盡我的原委，重新向老師、同學仔細解釋我這「無形障礙」是需要他們的幫助，勇於當眾承認自己是一個聽障生，與他們有所不同。

自此，我的內心如同身量一樣每年增高，有所成長。路不論是易走的，還是難走的，平坦順逆，我還是願意無懼前行。船不可以終日泊在避風港，乘風破浪才是船兒的天職，縱風雨飄搖，仍要昂然啟航。

「鈴……鈴……鈴……」電話鈴聲響起。

「喂？媽，不用了……我自行回家吧！別擔心……嗯……再見！」

我又再次撐起發黃的雨傘在雨中行，而我的背影在此片繁燈光影下，只留下令人懷緬的腳印。

中學組評審委員會評語：

以文藝筆觸寫出心聲，情感豐富，文筆流暢，用字精煉，耐讀，在聽不到或是不被「聽到」心聲是痛苦，但作者從黑暗處找到光明，是一篇文筆感性的文章。



黃雪花

靜聽我心聲

我希望你們靜聽我的心聲。小時候，我和家人生活在中國，媽媽帶我去找新學校，老師不肯收我，因為我聽不到人的說話和無法說話，但我心裡真的想去學校讀書，媽媽和我都不開心。

媽媽和親戚帶我去見中醫，我看見很多針，我非常害怕，我被中醫的助手捉住，中醫用針刺的耳朵和頭，我感到非常痛苦。針灸失敗，我仍然聽不到聲音。

媽媽帶我去市場買菜，我聽不到汽車的聲音、人大叫的聲音、狗汪汪叫的聲音……媽媽拖着我的手，她不放開我的手，因為她怕我被汽車撞倒，因為我聽不到聲音。

媽媽不讓我出外玩耍，因為媽媽不想別人取笑我做啞巴。我一直留在家裡，好像進入監獄，我感到不开心。

七歲的時候，媽媽帶我到香港，媽媽帶我去廣場，我跟着媽媽買衣服，我不小心撞倒老婆婆，老婆婆大罵我，我聽不到老婆婆的話，我扮作沒事的樣子，老婆婆生氣地推我，我知道她誤會了我，媽媽非常心痛失望。回家後，我躲在家裡不敢出外，我害怕看見人，人人輕視我，我感到不开心。

媽媽努力幫我尋找好學校，她知道我進不到健聽學校，最後我們找到路德會啟聾學校，我感激媽媽。有人介紹耳機給媽媽，媽媽帶我去買新耳機，她花了六千多元，我戴耳機的時候，我聽到媽媽的話，我感到很开心。

媽媽要我戴耳機去市場買菜，我聽到汽車的聲音，人們大聲的叫喊聲等……嘩！原來聲音可以很吵耳。我看見別人定睛看着我耳後的耳機，我覺得人人取笑我，我立刻除下耳機，我把耳機放進口袋，我感到害怕。

開學日，媽媽帶我去新學校讀書。老師帶我去大禮堂。之後，媽媽回家。我看見老師和同學打手語，我不懂說話，校長介紹新同學。校長帶我和新同學上台，我聽到老師和同學拍掌的聲音，我看見台下的師生露出燦爛的笑容，我看見人人都開心，為什麼我不開心？最後我跟同學一樣開心的笑了。

現在，我懂得以手語和人溝通，我努力學習與人溝通的方法。我和朋友一起逛街玩樂，我不知不覺地改變了，我不再覺得被人輕視，我覺得香港社會有幫助我們，有人關心我們，我們也有關心人，我希望健聽人士和聾人能成為好朋友，我們不是敵人，聾人、殘障人士和健聽人士可以是好朋友。

現在我長大了，忘記了過往不開心的事情，我不會再怪輕視我的人，我永遠開心。我希望健聽人士、聾人和殘障人士也要永遠開心！

中學組評審委員會評語：

簡潔、精要，從母親關顧的生活瑣事反映出母愛對聾人成長的重要性，在字裡行間感受到作者從小到大所面對的困難，卻沒有放棄自己！

優異獎

中學組

得獎作品

聽
心
聲
一
我
心
聲

黃家俊

靜聽我心聲

常聽到人們說：「那些聽障人士沒有上進心、『反應又慢』、膽小怕事，而且愈幫愈忙，給人帶來不少麻煩……」，每逢我走到街上，與我擦身而過的路人都會向我報以奇異的目光，為甚麼呢？不就是我耳上的助聽器吧！

然而，我在聽障學校生活了十多年，每一次看見有些聽障學生受到不公平對待（如工作方面）時，他們都會異口同聲的訴說道：「外面那些普通人啊，經常看我們不起、歧視我們，使我們毫無立足之地！」另外，人人則埋怨道：「誰叫我們是聽障的，無論做甚麼事總會比別人差，慢人家十拍！」

聽了以上的說話，我的心頓時像吃了話梅般酸了起來，心想：為甚麼我們聽障人士就不能爭氣點？就不能與正常人比較？我的腦海中湧現了數之不盡的問號。難道，這是社會的錯？抑或是上帝的錯？

其實，一般人對我們聽障人士的誤解或是看法，追根究底，只能怪自己。為何這樣說？撫心自問：你有沒有盡自己的本份，做好自己？若你認為是有的、問心無愧，那你大可不必理會這些以偏概全的誤解。若否，那你便一定要做到最好，找出自己的弱點，主動出擊，就如居禮夫人所說的一句話：「弱者坐待時機，強者製做時機。」

雖然，我明白要改變是困難的。以我為例，每逢暑假，莘莘學子很多都會趁這大好時機去補習、參與有益身心的課外活動，而我卻甚麼也不做，只管吃喝玩樂，有如放下心頭大石，逍遙快活，從沒有把集中力放在學業上，那些令人頭痛的功課便會留待暑假完結前幾天才逐一清除！當我回到學校，便把「我比不上正常人」掛在口邊，從沒有想過自己究竟有沒有好好的把握時間、珍惜光陰去努力進修、讀書。你呢？是否有著與我同一個情況？又有沒有自我反思呢？直到現在，我終於明白如果沒有改變，只會一錯再錯，於是我強迫自己改變，努力專注於學業上，結果，當然有不錯的進步吧！

總括而言，我們聽障人士，只要戴上助聽器，便與正常人無異，未來是靠自己開創，如果你仍是「閃閃縮縮」、不肯嘗試的話，那麼「聾人」的污名就永遠也洗不掉，若是相反的話，那就該恭喜你了，因你能糾正全世界人們對我們「聾人界」錯誤的看法，並搖身一變成為一匹「千里馬」，向著那閃閃生輝的世界大舞台進發！

中學組評審委員會評語：

使人鼻子一酸的文章，細訴那種被歧視、被冷漠對待的經歷。但依然努力反思，奮鬥和勇敢面對將來！

優異獎

中學組

得獎作品

聽
一
心
聲

徐紅

靜聽我心聲

今天我把一直憋在內心的心事說出來。我現在就讀在香港唯一的特殊聾人學校，學校的生活真的並不快樂，可以說我沒有像同學那麼高興地學習，也沒有像同學那麼每天開心地玩樂，我覺得自己好可憐。

我在中國出世，我不會說廣東話，我不像某些天生聾啞的老師懂得用口語說廣東話，我羨慕死他們。我不是不會說話，我會說普通話，連普通話的拼音都懂，但我就是不懂廣東話，所以無論如何，我一定要努力練習說廣東話，我希望跟天生聾啞的老師一樣會說話，與健聽人說話，不用打手勢。因為打手勢很麻煩，萬一拎着很多東西，就不方便打手勢。

我有時會開口說話，但又怕別人不明白我要說什麼，相熟的朋友看慣我的口形，我的說話，一半明白，一半不明白。我一直練習練習，直到最近我的口語有進步了，但發音有時仍會錯，廣東話真的很難學，平時我在家不用口語說話，可能是懶得說話。也許我害怕的是用口語與社會人士溝通，害怕口語說得不準確，怕他們知道我是聽障人，嘲笑我的口語，被聽障人歧視，這一點使我產生了一種恐懼。我曾經嘗試忘記自己是聽障，像健聽人一樣可以說話，可是結果我做不到，與恐懼有關吧！

無論我在家還是在外面，我一般都不戴助聽器，我知道這樣做等於浪費政府的資助費用，但我不是故意的，因為我有理由，就是我曾經天天戴着助聽器，但每次我把助聽器拿下來後，我慢慢地發現我的聽覺越來越差，而且還有耳鳴，不像以前能聽見微弱遙遠的聲音，只能聽見非常近的聲音，我很難過。很多老師、同學、親人和奧迪慈善基金堅信助聽器對聽障人有益處，能克服聽障人內心的障礙，又能幫助聽人聽見周圍的聲音，幫助聽障人說話。助聽器的確對聽障人有很大幫助，但對我來說，長期戴着助聽器，我的聽覺卻退步了，而且我還耳鳴，可以說助聽器對我沒有幫助反而降低了我的聽覺能力。

上課時或下課後，如果老師找我，我沒看見老師，她在我背後喊叫我的名字，我能感應到聲音的大小，並不聽見叫我的名字，有時有人會提醒我轉頭看老師，但我怎麼聽不懂別人喊叫我的名字？我的聽覺問題好麻煩。

有一次，老師讓我們朗誦《迢迢牽牛星》的那天，我們一排排站在課室，盡所有力氣，大聲地唱詩。老師還叫每一個人嘗試背詩，之後輪到我了，我緊張地背詩。我心想一旦背錯了，他們會笑我，看見他們的笑容，我也忍不住大笑哈哈，我恨不得閉上眼，不要看他們的笑臉，不過我還是滿開心的，因為我可以看到他們每時每刻的笑容，笑容給我帶來充實、快樂的感覺。

中學組評審委員會評語：

清晰闡述聽障人士面對的困難，文章點出有關助聽機對聽障學童效能的問題，值得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。